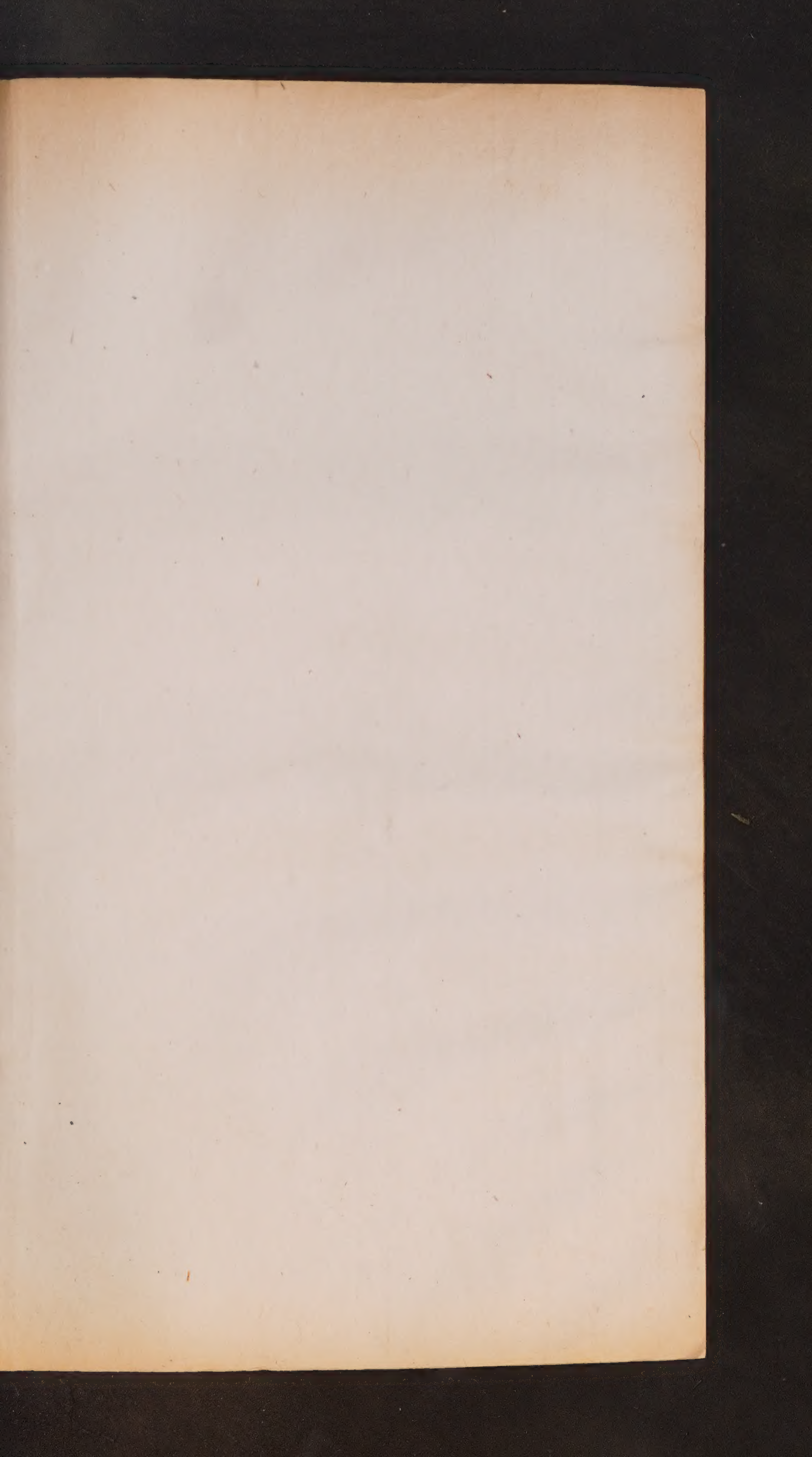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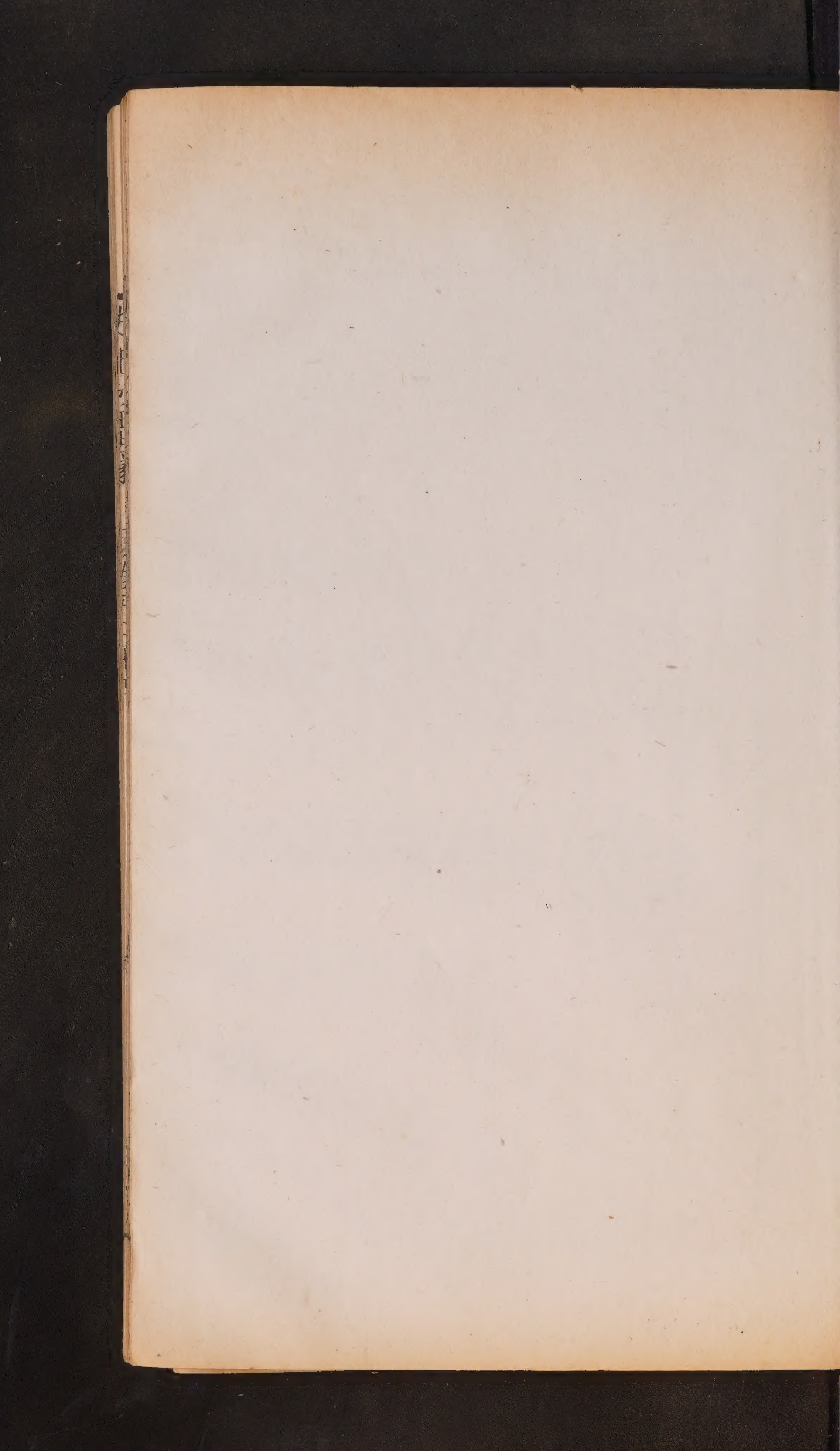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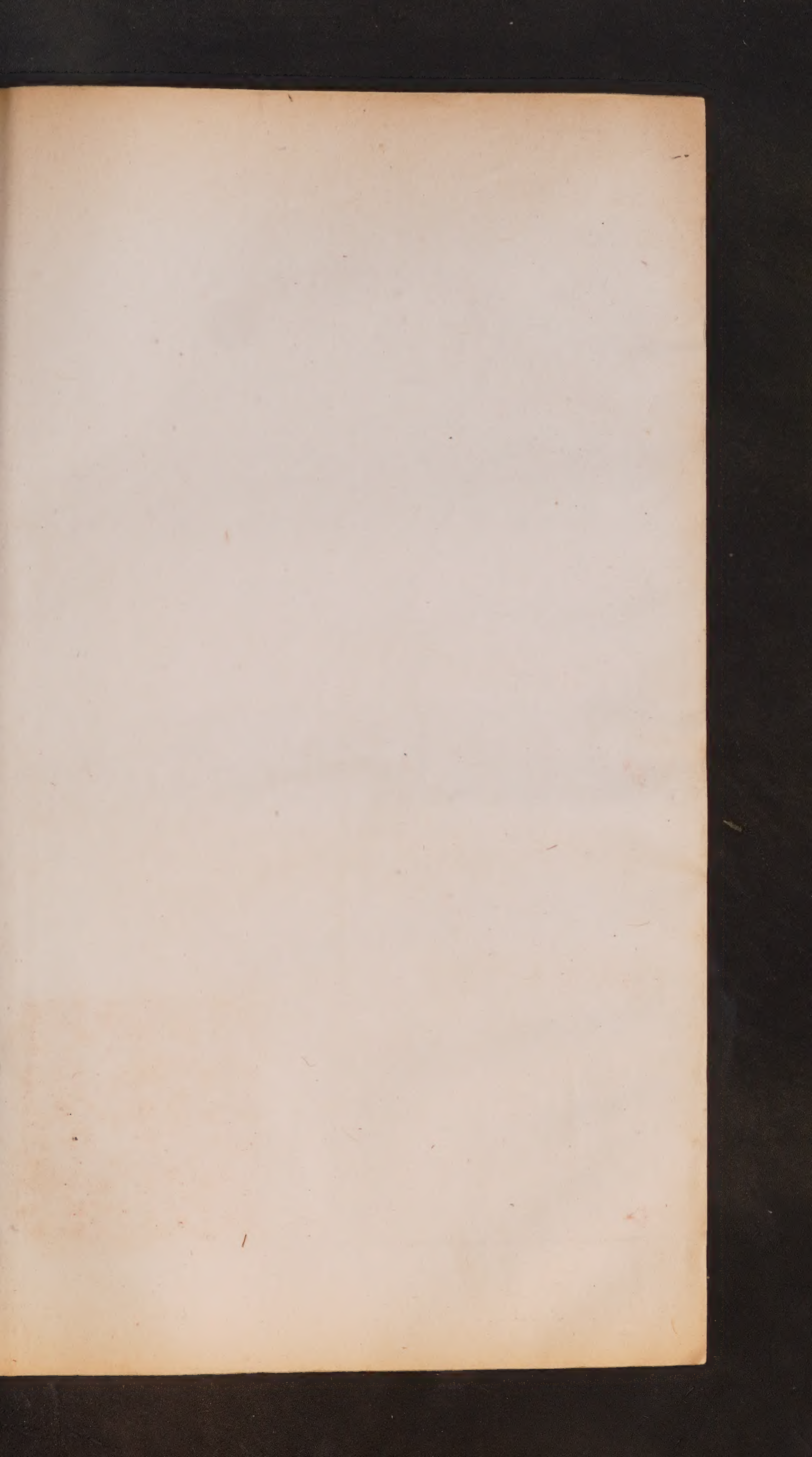








史記抄卷之三十三

魏世家

佐晉文公之伯者魏武佐晉悼公之伯者魏絳也及文侯則浸浸乎賢君矣然師事卜子夏及段干木孔伋與吳起輩何以故事業無聞已而末造得一公子無忌然卒為讒言所間不得任國政而魏隨以亡悲夫

魏之先畢公高之後也畢公高與周同姓武王之伐紂而高封於畢於是為畢姓其後絶封為庶人或在中國或在夷狄其苗裔曰畢萬事晉獻公獻公之十六年趙夙為御畢萬為右以伐霍耿魏滅之以耿封趙夙以魏封畢萬為大夫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矣萬滿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開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

今命之大以從滿數其必有衆初畢萬卜事晉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畢萬封十一年晉獻公卒四子爭更立晉亂而畢萬之世彌大從其國名爲魏氏生武子魏武子以魏諸子事晉公子重耳晉獻公之二十一年武子從重耳出亡十九年反重耳立爲晉文公而令魏武子襲魏氏之後封列爲大夫治於魏生悼子魏悼子徙治霍生魏絳魏絳事晉悼公悼公三年會諸侯悼公弟楊干亂行魏絳僇辱楊干悼公怒曰合諸侯以爲榮今辱吾弟將誅魏絳或説悼公悼公止卒任魏絳政使和戎翟戎翟親附悼公之

十一年曰自吾用魏絳八年之中九合諸侯戎翟和子之力也賜之樂三讓然後受之徙治安邑魏絳卒謚爲昭子生魏嬴嬴生魏獻子獻子事晉昭公昭公卒而六卿彊公室卑晉頃公之十二年韓宣子老魏獻子爲國政晉宗室祁氏羊舌氏相惡六卿誅之盡取其邑爲十縣六卿各令其子爲之大夫獻子與趙簡子中行文子范獻子並爲晉卿其後十四歲而孔子相魯後四歲趙簡子以晉陽之亂也而與韓魏共攻范中行氏魏獻子生魏侈魏侈與趙鞅共攻范中行氏魏侈之孫曰魏桓子與韓康子趙襄子共伐滅知伯分其地桓子之孫曰

文侯都魏文侯元年秦靈公之元年也與韓武子趙韓子周威王同時六年城少梁十三年使子擊圍繁龐出其民十六年伐秦築臨晉元里十七年伐中山使子擊守之趙倉唐傳之子擊逢文侯之師田子方於朝歌引車避下謁田子方不為禮子擊因問曰富貴者驕人乎且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亦貧賤者驕人耳夫諸侯而驕人則失其國大夫而驕人則失其家貧賤者行不合言不用則去之楚越若脫躧然柰何其同之哉子擊不懌而去西攻秦至鄭而還築雒陰合陽二十二年魏趙韓列為諸侯二十四年秦伐我至陽狐二十五年子擊

生子罃文侯受子夏經藝客段干木過其閭未嘗不軾也秦嘗欲伐魏或曰魏君賢人是禮國人稱仁上下和合未可圖也文侯由此得譽於諸侯任西門豹守鄴而河內稱治魏文侯謂李克曰先生嘗教寡人曰家貧則思良妻國亂則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則璜二子何如李克對曰臣聞之卑不謀尊疏不謀戚臣在闕門之外不敢當命文侯曰先生臨事勿讓李克曰君不察故也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文侯曰先生就舍寡人之相定矣李克趨而出過翟璜之家翟璜曰

今者聞君召先生而卜相果誰爲之李克曰魏成子爲相矣翟璜忿然作色曰以耳目之所覩記臣何負於魏成子西河之守臣之所進君內以鄴爲憂臣進西門豹君謀欲伐中山臣進樂羊中山已拔無使守之臣進先生君之子無傅臣進屈侯鮒臣何負於魏成子李克曰且子之言克於子之君者豈將比周以求大官哉君問而置相非成則璜二子何如克對曰君不察故也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是以知魏成子之爲相也且子安得與魏成子比乎魏成子以食祿千

鍾什九在外什一在內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師之子之所進五人者君皆臣之子惡得與魏成子比也翟璜逡巡再拜曰璜鄙人也失對願卒爲弟子二十六年虢山崩壅河三十二年伐鄭城酸棗敗秦于注三十五年齊伐取我襄陵三十六年秦侵我陰晉三十八年伐秦敗我武下得其將識是歲文侯卒子擊立是爲武侯魏武侯元年趙敬侯初立公子朔爲亂不勝奔魏與魏襲邯鄲魏敗而去二年城安邑王垣七年伐齊至桑丘九年翟敗我于澮使吳起伐齊至靈丘齊威王初立十一年與韓趙三分晉地滅其後十三年秦獻公縣櫟陽十五

年敗趙比藺十六年伐楚取魯陽武侯卒子瑩立是爲惠
王惠王元年初武侯卒也子瑩與公中緩爭爲太子公孫
頎自宋入趙自趙入韓謂韓懿侯曰魏瑩與公中緩爭爲
太子君亦聞之乎今魏瑩得王錯挾上黨固半國也因而
除之破魏必矣不可失也懿侯說乃與趙成侯合軍并兵
以伐魏戰于濁澤魏氏大敗魏君圍趙謂韓曰除魏君立
公中緩割地而退我且利韓曰不可殺魏君人必曰暴割
地而退人必曰貪不如兩分之魏分爲兩不彊於宋衛則
我終無魏之患矣趙不聽韓不說以其少卒夜去惠王之
所以身不死國不分者二家謀不和也若從一家之謀則

楊慎曰書韓趙伐魏即叙其事而論斷於後左氏法也

魏必分矣故曰若終無適子其國可破也二年魏敗韓于馬陵敗趙于懷三年齊敗我觀五年與韓會宅陽城武堵爲秦所敗六年伐取宋儀臺九年伐敗韓于澮與秦戰少梁虜我將公孫痤取龐秦獻公卒子孝公立十年伐取趙皮牢彗星見十二年星晝墜有聲十四年與趙會鄗十五年魯衛宋鄭君來朝十六年與秦孝公會杜平侵宋黃池宋復取之十七年與秦戰元里秦取我少梁圍趙邯鄲十八年拔邯鄲趙請救于齊齊使田忌孫臏救趙敗魏桂陵十九年諸侯圍我襄陵築長城塞固陽二十年歸趙邯鄲與盟漳水上二十一年與秦會

魏文侯滅中山使子擊守之後尋復國至是始令相魏其後又爲趙所滅

形趙成侯卒二十八年齊威王卒中山君相魏三十年魏伐趙趙告急齊齊宣王用孫子計救趙擊魏魏遂大興師使龐涓將而令太子申爲上將軍過外黃外黃徐子謂太子曰臣有百戰百勝之術太子曰可得聞乎客曰固願效之曰太子自將攻齊大勝并莒則富不過有魏貴不益爲王若戰不勝齊則萬世無魏矣此臣之百戰百勝之術也太子曰諾請必從公之言而還矣客曰太子雖欲還不得矣彼欲勸太子戰攻欲啜汁者衆太子雖欲還恐不得矣太子因欲還其御曰將出而還與北同太子果與齊人戰敗於馬陵齊虜魏太子申殺將

軍涓軍遂大破三十一年秦趙齊共伐我秦將商君詐
我將軍公子卬而襲奪其軍破之秦用商君東地至河
而齊趙數破我安邑近秦於是徙治大梁以公子赫爲
太子三十三年秦孝公卒商君亡秦歸魏魏怒不入三
十五年與齊宣王會平阿南惠王數敗於軍旅卑禮厚
幣以招賢者鄒衍淳于髡孟軻皆至梁惠王曰寡人
不佞兵三折於外太子虜上將死國以空虛以羞先君
宗廟社稷寡人甚醜之叟不遠千里辱幸至弊邑之廷
將何以利吾國孟軻曰君不可以言利若是夫君欲利
則大夫欲利大夫欲利則庶人欲利上下爭利國則危

高云據此追尊爲王則是惠王存日但稱侯未稱王也孟子之書亦據其追尊之號書之歟

矣爲人君仁義而已矣何以利爲三十六年復與齊王會甄是歲惠王卒子襄王立襄王元年與諸侯會徐州相王也追尊父惠王爲王五年秦敗我龍賈軍四萬五千于雕陰圍我焦曲沃予秦河西之地六年與秦會應秦取我汾陰皮氏焦魏伐楚敗之陘山七年魏盡入上郡于秦秦降我蒲陽八年秦歸我焦曲沃十二年楚敗我襄陵諸侯執政與秦相張儀會齧桑十三年張儀相魏魏有女子化爲丈夫秦取我曲沃平周十六年襄王卒子哀王立張儀復歸秦哀王元年五國共攻秦不勝而去二年齊敗我觀津五年秦使樗里子伐取我曲沃

犀首官名即公孫衍

走犀首岸門六年秦求立公子政爲太子與秦會臨晉
七年攻齊與秦伐燕八年伐衞拔列城二衞君患之如
耳見衞君曰請罷衞兵免成陵君可乎衞君曰先生果
能孤請世世以衞事先生如耳見成陵君曰昔者魏伐
趙斷羊腸拔閼與約斬趙趙分而爲二所以不亡者魏
爲從主也今衞已迫亡將西請事於秦與其以秦醳衞
不如以魏醳衞衞之德魏必終無窮成陵君曰諾如耳
見魏王曰臣有謁於衞衞故周室之別也其稱小國多
寶器今國迫於難而寶器不出者其心以爲攻衞醳衞
不以王爲主故寶器雖出必不入於王也臣竊料之先

言醳衛者必受衛者也如耳出成陵君入以其言見魏王魏王聽其說罷其兵免成陵君終身不見九年與秦王會臨晉張儀魏章皆歸于魏魏相田需死楚害張儀犀首薛公楚相昭魚（昭魚楚相也）謂蘇代曰田需死吾恐張儀犀首薛公有一人相魏者也代曰然相者欲誰而君便之昭魚曰吾欲太子之自相也代曰請爲君北必相之昭魚曰柰何對曰君其爲梁王代請說君昭魚曰柰何對曰代也從楚來昭魚甚憂曰田需死吾恐張儀犀首薛公有一人相魏者也代曰梁王長主也必不相張儀張儀相必右秦而左魏犀首相必右韓而左魏薛公相必右

齊而左魏梁王長主也必不便也王曰然則寡人孰相

代曰莫若太子之自相太子之自相是三人者皆以太

子爲非常相也皆將務以其國事魏欲得丞相璽也以

魏之彊而三萬乘之國輔之魏必安矣故曰莫若太子

之自相也遂北見梁王以此告之太子果相魏十年張

儀死十一年與秦武王會應十二年太子朝於秦秦來

伐我皮氏未拔而解十四年秦來歸武王后十六年秦

拔我蒲反陽晉封陵十七年與秦會臨晉秦予我蒲反

十八年與秦伐楚二十一年與齊韓共敗秦軍函谷二

十三年秦復予我河外及封陵爲和哀王卒子昭王立

昭王元年秦拔我襄城二年與秦戰我不利三年佐韓
攻秦秦將白起敗我軍伊闕二十四萬六年與秦河東
地方四百里芒卯以詐重七年秦拔我城大小六十一
八年秦昭王為西帝齊湣王為東帝月餘皆復稱王歸
帝九年秦拔我新垣曲陽之城十年齊滅宋宋王死我
溫十二年與秦趙韓燕共伐齊敗之濟西湣王出亡燕
獨入臨淄與秦王會西周十三年秦拔我安城兵到大
梁去十八年秦拔郢楚王徙陳十九年昭王卒子安釐
王立安釐王元年秦拔我兩城二年又拔我二城軍大
梁下韓來救予秦溫以和三年秦拔我四城斬首四萬

四年秦破我及韓趙殺十五萬人走我將芒卯魏將段干子請予秦南陽以和蘇代謂魏王曰欲璽者段干子也欲地者秦也今王使欲地者制璽使欲璽者制地魏氏地不盡則不知已且夫以地事秦譬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王曰是則然也雖然事始已行不可更矣對曰王獨不見夫博之所以貴梟者便則食不便則止矣今王曰事始已行不可更是何王之用智不如用梟也九年秦拔我懷十年秦太子外質於魏死十一年秦拔我郪丘秦昭王謂左右曰今時韓魏與始孰彊對曰不如始彊王曰今時如耳魏齊與孟嘗芒卯孰賢對曰

不如王曰以孟嘗芒卯之賢率彊韓魏以攻秦猶無柰
寡人何也今以無能之如耳魏齊而率弱韓魏以伐秦
其無柰寡人何亦明矣左右皆曰甚然中旗馮琴對曰
王之料天下過矣當晉六卿之時知氏最彊滅范中行
又率韓魏之兵以圍趙襄子於晉陽決晉水以灌晉陽
之城不湛者三版知伯行水魏桓子御韓康子為參乘
知伯曰吾始不知水之可以亡人之國也乃今知之汾
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魏桓子肘韓康子韓
康子履魏桓子肘足接於車上而知氏地分身死國亡
為天下笑今秦兵雖彊不能過知氏韓魏雖弱尚賢其

猶云為幸其未甚急耳

在晉陽之下也此方其用肘足之時也願王之必勿易
也於是秦王恐齊楚相約而攻魏魏使人求救於秦冠
蓋相望也而秦救不至魏人有唐雎者年九十餘矣謂
魏王曰老臣請西説秦王令兵先臣出魏王再拜遂約
車而遣之唐雎到入見秦王秦王曰丈人芒然乃遠至
此甚苦矣夫魏之來求救數矣寡人知魏之急已唐雎
對曰大王已知魏之急而救不發者臣竊以為用策之
臣無任矣夫魏一萬乘之國也然所以西面而事秦稱
東藩受冠帶祠春秋者以秦之彊足以為與也今齊楚
之兵已合於魏郊矣而秦救不發亦將賴其未急也使

之大急彼且割地而約從王尚何救焉必待其急而救之是失一東藩之魏而彊二敵之齊楚則王何利焉於唐雎之說中情事是秦昭王遽爲發兵救魏魏氏復定趙使人謂魏王曰爲我殺范痤吾請獻七十里之地魏王曰諾使吏捕之圍而未殺痤因上屋騎危謂使者曰與其以死痤市不如以生痤市有如痤死趙不予王地則王將柰何故不若與先定割地然後殺痤魏王曰善痤因上書信陵君曰痤故魏之免相也趙以地殺痤而魏王聽之有如彊秦亦將襲趙之欲則君且柰何信陵君言於王而出之魏王以秦救之故欲親秦而伐韓以求故地無忌謂魏

楊愼曰代韓益近秦患一篇主意

王曰（千年以來絕調之文絕世之算）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識也非有所施厚積德也故太后母也而以憂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無罪而再奪之國此於親戚若此而況於仇讎之國乎今王與秦共伐韓而益近秦患臣甚惑之而王不識則不明羣臣莫以聞則不忠今韓氏以一女子奉一弱主內有大亂外交彊秦魏之兵王以爲不亡乎韓亡秦有鄭地與大梁鄰王以爲安乎王欲得故地今負彊秦之親王以爲利乎秦非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將更事更

提

事必就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以下指次秦之二下韓

后兵不敢伐楚與趙是何也夫越山踰河絶韓上黨而攻強趙是復閼與之事秦必不爲也若道河內倍鄴朝歌絶漳滏水與趙兵決於邯鄲之郊是知伯之禍也秦又不敢伐楚道涉山谷行三千里而攻冥阨之塞所行甚遠所攻甚難秦又不爲也若道河外倍大梁右蔡左召陵與楚兵決於陳郊秦又不敢故總上曰秦必不伐楚與趙矣又不攻衛與齊矣夫韓亡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總說破已以下專指秦之

首伐魏秦固有懷茅邢丘城垝津以臨河內河內共汲必危有鄭地得垣雍決熒澤水灌大梁大梁必亡王之使

無害已是有害蓋反句法

者出過而惡安陵氏於秦秦之欲誅之久矣秦葉陽昆陽與武陽鄰聽使者之惡之隨安陵氏而亡之繞舞陽之北以東臨許南國必危國無害已夫憎韓不愛安陵氏可也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非也異日者秦在河西晉國去梁千里有河山以闌之有周韓以間之從林鄉軍以至于今以下追論韓未亡而魏且困於秦兵如此秦七攻魏五入囿中邊城盡拔文臺墮垂都焚林木伐麋鹿盡而國繼以圍又長驅梁北東至陶衛之郊北至平監所亡於秦者山南山北河外河內大縣數十名都數百秦乃在河西晉又一提則矣去梁千里而禍若是矣又況於使秦無韓有鄭地無河

山而闌之無周韓而間之去大梁百里禍必由此矣以下直說韓亡則秦之禍必烈異日者從之不成也楚魏疑而韓不可得也今韓受兵三年秦橈之以講識亡不聽投質於趙請爲天下鴈行頓刃楚趙必集兵皆識秦之欲無窮也非盡亡天下之國而臣海內必不休矣是故臣願以從事王以下纔說縱韓及楚趙而韓可以爲利王速受楚趙之約趙挾韓之質以存韓而求故地韓必效之此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多於與秦共伐韓而又與彊秦鄰之禍也夫存韓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天時已通韓上黨於共甯使道安成出入賦之是魏重質韓以其上黨也今有其賦足

以富國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是韓則魏之縣也魏德韓以爲縣衞大梁河外必安矣今不存韓二周安陵必危楚趙大破衞齊甚畏天下西鄉而馳秦入朝而爲臣不久矣二十年秦圍邯鄲信陵君無忌矯奪將軍晉鄙兵以救趙趙得全無忌因留趙二十六年秦昭王卒三十年無忌歸魏率五國兵攻秦敗之河内走蒙驁魏太子增質於秦秦怒欲因魏太子增或爲增謂秦王曰公孫喜固謂魏相曰請以魏疾擊秦秦王怒必囚增魏王又怒擊秦秦必傷今王囚增是喜之計中也故不若貴增而合魏以疑之於齊韓秦乃止增

高云特書無忌卒以其有係於魏之存亡也

三十一年秦王政初立三十四年安釐王卒太子增立是爲景湣王信陵君無忌卒景湣王元年秦拔我二十城以爲秦東郡二年秦拔我朝歌衛徙野王三年秦拔我汲五年秦拔我垣蒲陽衍十五年景湣王卒子王假立王假元年燕太子丹使荊軻刺秦王秦王覺之三年秦灌大梁虜王假遂滅魏以爲郡縣

太史公曰吾適故大梁之墟墟中人曰秦之破梁引河溝而灌大梁三月城壞王請降遂滅魏說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國削弱至於亡余以爲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內其業未成魏雖得阿衡之佐曷益乎

魏世家畢

史記抄卷之二十四

田敬仲完世家 予覧田齊世家太史公奇其懿仲之卜也然觀田常賓客舍人出入宮中者不禁卒有七十餘男而田氏之宗乱矣○威王彊齊處可觀○湣王以驕亡而君王后之入也母子蔽於秦之購而國以四十年不被兵而秦且併天下矣

陳完者陳厲公佗之子也完生周太史過陳陳厲公使
（上）完卦得觀之否是爲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
陳有國乎不在此而在異國乎非此其身也在其子孫
若在異國必姜姓姜姓四嶽之後物莫能兩大陳衰此
其昌乎厲公者陳文公少子也其母蔡女文公卒厲公
兄鮑立是爲桓公桓公與佗異母及桓公病蔡人爲佗

殺桓公鮑及太子免而立佗爲厲公厲公既立娶蔡女蔡女淫於蔡人數歸厲公亦數如蔡桓公之少子林怨厲公殺其父與兄乃令蔡人誘厲公而殺之林自立是爲莊公故陳完不得立爲陳大夫厲公之殺以淫出國故春秋曰蔡人殺陳佗罪之也莊公卒立弟杵臼是爲宣公宣公十一年殺其太子禦寇禦寇與完相愛恐禍及己完故奔齊齊桓公欲使爲卿辭曰羈旅之臣幸得免負檐君之惠也不敢當高位桓公使爲工正齊懿仲欲妻完卜之占曰是謂鳳皇于蜚和鳴鏘鏘有嬀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卒

逞音盈史記多作逞字

妻完完之奔齊齊桓公立十四年矣完卒謚爲敬仲仲生穉孟夷敬仲之如齊以陳字爲田氏古人擅改姓若此田穉子孟夷生湣孟莊田湣孟莊生文子須無田文子事齊莊公晉之大夫欒逞作亂於晉來奔齊齊莊公厚客之晏嬰與田文子諫莊公弗聽文子卒生桓子無宇田桓子無宇有力事齊莊公甚有寵無宇卒生武子開與釐子乞田釐子乞事齊景公爲大夫其收賦稅於民以小斗受之其粟予民以大斗行陰德於民而景公弗禁由此田氏得衆心宗族益彊民思田氏晏子數諌景公景公弗聽以晏嬰之賢文得君之專而景公賢君也卒不能損田氏之權此可見天心所移人未如之何也已已而使於

晉與叔向私語曰齊國之政其卒歸於田氏矣晏嬰卒後范中行氏反晉晉攻之急范中行請粟於齊田乞欲爲亂樹黨於諸侯乃說景公曰范中行數有德於齊齊不可不救齊使田乞救之（同惡相比）而輸之粟景公太子死後有寵姬曰芮子生子荼景公病命其相國惠子與高昭子以子荼爲太子景公卒兩相高國立荼是爲晏孺子而田乞不說欲立景公佗子陽生陽生素與乞歡晏孺子之立也陽生奔魯田乞僞事高昭子國惠子者每朝代參乘言曰（先怒衆使相乱）始諸大夫不欲立孺子孺子既立君相之大夫皆自危謀作亂又紿大夫曰高昭子可畏也及未發

先之諸大夫從之田乞鮑牧與大夫以兵入公室攻高
昭子昭子聞之與國惠子救公公師敗田乞之衆追國
惠子惠子奔莒遂反殺高昭子晏孺子奔魯田乞使人
之魯迎陽生陽生至齊匿田乞家請諸大夫曰常之母
有魚菽之祭幸而來會飲會飲田氏田乞盛陽生橐中奇說
置坐中央發橐出陽生曰此乃齊君矣大夫皆伏謁將
盟立之田乞誣曰吾與鮑牧謀共立陽生也鮑牧怒曰
大夫忘景公之命乎諸大夫欲悔陽生乃頓首曰可則
立之不可則已鮑牧恐禍及已乃復曰皆景公之子何
爲不可遂立陽生於田乞之家是爲悼公乃使人遷晏

孺子於駘而殺孺子荼悼公既立田乞為相專齊政四年田乞卒子常代立是為田成子鮑牧與齊悼公有郤弒悼公齊人共立其子壬是為簡公田常成子與監止俱為左右相相簡公田常心害監止監止幸於簡公權弗能去於是田常復脩釐子之政以大斗出貸以小斗收齊人歌之曰嫗乎采芑歸乎田成子齊大夫朝御鞅諫簡公曰田監不可並也君其擇焉君弗聽子我者監止之宗人也常與田氏有郤田氏疏族田豹事子我有（子我欲誅田而泄）寵子我曰吾欲盡滅田氏適以豹代田氏宗豹曰臣於田氏疏矣不聽已而豹謂田氏曰子我將誅田氏田氏

弗先禍及矣子我舍公宮田常兄弟四人乘如公宮欲
殺子我子我閉門簡公與婦人飲檀臺將欲擊田常太
史子餘曰田常非敢為亂將除害簡公乃止田常出聞
簡公怒恐誅將出亡田子行曰需事之賊也田常於是
擊子我子我率其徒攻田氏不勝出亡田氏之徒追殺
子我及監止簡公出奔田氏之徒追執簡公于徐州簡
公曰蚤從御鞅之言不及此難田氏之徒恐簡公復立
而誅已遂殺簡公簡公立四年而殺於是田常立簡公
弟驁是為平公平公即位田常為相田常既殺簡公懼
諸侯共誅已乃盡歸魯衛侵地西約晉韓魏趙氏南通

高云以刑罰討自任其德已布愛又施威以制之也

吳越之使脩功行賞親於百姓以故齊復定田常言於齊平公曰德施人之所欲君其行之刑罰人之所惡臣請行之行之五年齊國之政皆歸田常田常於是盡誅鮑晏監止及公族之彊者而割齊自安平以東曹操之挾桓靈司馬昭父子之於魏劉裕之於晉以下並本此至琅琊自為封邑封邑大於平公之所食田常乃選齊國中女長七尺以上為後宮後宮以百數而使賓客舍人出入後宮者不禁及田常卒有七十餘男田常沒齊而田氏之宗先亂矣田常卒子襄子盤代立相齊常諡為成子田襄子既相齊宣公三晉殺知伯分其地繁其技固其黨與四世而后滅姜齊而田齊因以立襄子使其兄弟宗人盡

爲齊都邑大夫與三晉通使且有齊國襄子卒子莊子白立田莊子相齊宣公宣公四十三年伐晉毀黃城圍陽狐明年伐魯葛及安陵明年取魯之一城莊子卒子太公和立田太公相齊宣公宣公四十八年取魯之郕明年宣公與鄭人會西城伐衛取毋丘宣公五十一年卒田會自廩丘反宣公卒子康公貸立貸立十四年淫於酒婦人不聽政太公乃遷康公於海上食一城以奉其先祀明年魯敗齊平陸三年太公與魏文侯會濁澤求爲諸侯魏文侯乃使使言周天子及諸侯請立齊相田和爲諸侯周天子許之康公之十九年田和立爲齊

歸震川曰或是一字而傳向不同戰国策又作閔王燕㑹乃名。按此而究誤史公失删騶忌皇威王时㟁以鼓琴干進位列大臣

侯列於周室紀元年齊侯太公和立二年和卒子桓公午立桓公午五年秦魏攻韓韓求救於齊齊桓公召大臣而謀曰蚤救之孰與晚救之騶忌曰不若勿救段干朋曰不救則韓且折而入於魏不若救之田臣思曰過矣君之謀也秦魏攻韓楚趙必救之是天以燕予齊也桓公曰善乃陰告韓使者而遣之韓自以爲得齊之救因與秦魏戰楚趙聞之果起兵而救之齊因起兵襲燕國取桑丘六年救衛桓公卒子威王因齊立是歲故齊康公卒絕無後奉邑皆入田氏齊威王元年三晉因齊喪來伐我靈丘三年三晉滅晉後而分其地六年魯伐我入

陽關晉伐我至博陵七年衛伐我取薛陵九年趙伐我
取甄提威王初即位以來不治委政卿大夫九年之間諸
侯並伐國人不治於是威王召即墨大夫而語之曰自
子之居即墨也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即墨田野闢民
人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譽也
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曰自子之守阿譽言日聞然使
使視阿田野不闢民貧苦昔日趙攻甄子弗能救衛取
薛陵子弗知是子以幣厚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
大夫及左右嘗譽者皆并烹之遂起兵西擊趙衛敗魏
於濁澤而圍惠王惠王請獻觀以和解趙人歸我長城於

是齊國震懼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誠齊國大治諸侯聞之莫敢致兵於齊二十餘年騶忌子以鼓琴見威王威王說而舍之右室須臾王鼓琴騶忌子推戶入曰善哉鼓琴王勃然不說去琴按劍曰夫子見容未察何以知其善也騶忌子曰夫大弦濁以春溫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攫之深醳之愉者政令也鈞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也吾是以知其善也王曰善語音騶忌子曰何獨語音夫治國家而弭人民皆在其中王又勃然不說曰若夫語五音之紀信未有如夫子者也若夫治國家而弭人民又何為乎絲桐之閒

騶忌子曰夫大弦濁以春溫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攫之深而醳之愉者政令也鈞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也夫復而不亂者所以治昌也連而徑者所以存亡也故曰琴音調而天下治夫治國家而弭人民者無若乎五音者王曰善騶忌子見三月而受相印淳于髡見之曰善說哉髡有愚志願陳諸前騶忌子曰謹受教淳于髡曰得全全昌失全全亡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毋離前（髡之善爲諷忌之善爲悟爾奇也）淳于髡曰狶膏棘軸所以爲滑也然而不能運方穿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事左右淳于髡曰弓膠昔幹所以爲合也然

而不能傅合疏罅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自附於萬民淳于髡曰狐裘雖弊不可補以黄狗之皮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擇君子毋雜小人其間淳于髡曰大車不較不能載其常任琴瑟不較不能成其五音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脩法律而督姦吏淳于髡說畢趨出至門而面其僕曰是人者吾語之微言五其應我若響之應聲是人必封不久矣居朞年封以下邳號曰成侯威王二十三年與趙王會平陸二十四年與魏王會田於郊魏王問曰王亦有寶乎威王曰無有覽威王之論寶其識遠矣所以能伯梁王曰若寡人國小也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

乘者十枚柰何以萬乘之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寡人之所以爲寶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爲寇東取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吾臣有朌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於河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徙而從者七千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將以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梁惠王慙不懌而去二十六年魏惠王圍邯鄲趙求救於齊齊威王召大臣而謀曰救趙孰與勿救騶忌子曰不如勿救段干朋曰不救則不義且不利威王曰何也對曰夫魏氏并邯鄲其於齊何利哉且夫救趙

歸云其後二字恐有誤

而軍其郊是趙不伐而魏全也故不如南攻襄陵以弊魏邯鄲拔而乘魏之弊威王從其計其後成侯騶忌與田忌不善公孫閱謂成侯忌曰公何不謀伐魏田忌必將戰勝有功則公之謀中也戰不勝非前死則後北而命在公矣巧險之言。近代宰相往往以私怨士大夫薦授督撫而殺之即此於是成侯言威王使田忌南攻襄陵十月邯鄲拔齊因起兵擊魏大敗之桂陵於是齊最彊於諸侯自稱爲王以令天下三十三年殺其大夫牟辛三十五年公孫閱又謂成侯忌曰公何不令人操十金卜於市曰我田忌之人也吾三戰而三勝聲威天下欲爲大事亦吉乎不吉乎卜者

出因令人捕爲之卜者驗其辭於王之所田忌聞之因遂率其徒襲攻臨淄求成侯不勝而犇（戰國策所載鄒忌忌田忌戰功不得入齊當有據）三十六年威王卒子宣王辟彊立宣王元年秦用商鞅周致伯於秦孝公二年魏伐趙趙與韓親共擊魏趙不利戰於南梁宣王召田忌復故位韓氏請救於齊宣王召大臣而謀曰蚤救孰與晩救騶忌子曰不如勿救田忌曰弗救則韓且折而入於魏不如蚤救之孫子曰夫韓魏之兵未弊而救之是吾代韓受魏之兵顧反聽命於韓也且魏有破國之志韓見亡必東面而愬於齊矣吾因深結韓之親而晩承魏之弊則可重利

而得尊名也宣王曰善乃陰告韓之使者而遣之韓因恃齊五戰不勝而東委國於齊齊因起兵使田忌田嬰將孫子爲師救韓趙以擊魏大敗之馬陵殺其將龐涓虜魏太子申孫臏之謀巧於借魏脅韓而因自爲功矣○即桓公五年田臣思所不救韓於以聽楚趙之起兵救而已因得以襲燕之虛其後三晉之王皆因田嬰朝齊王於博望盟而去七年與魏王會平阿南明年復會甄魏惠王卒明年與魏襄王會徐州諸侯相王也十年楚圍我徐州十一年與魏伐趙趙決河水灌齊魏兵罷十八年秦惠王稱王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自如騶衍淳于髡田駢接予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爲上

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人孟軻氏曰紲而不用宣王所好者聲名耳而非其實也　十九年宣王卒子湣王地立湣王元年秦使張儀與諸侯執政會于齧桑三年封田嬰于薛四年迎婦于秦七年與宋攻魏敗之觀澤十二年攻魏楚圍雍氏秦敗屈丐蘇代謂田軫曰臣願有謁於公其爲事甚完使楚利公成爲福不成亦爲福蘇代此論以韓魏齊秦楚五國爲掌上也今者臣立於門客有言曰魏王謂韓馮張儀曰煑棗將拔齊兵又進子來救寡人則可矣不救寡人寡人弗能拔此特轉辭也秦韓之兵毋東旬餘則魏氏轉韓從秦秦逐張儀交臂而事齊楚此公之事成

儀為韓寅軫為楚兩人素相惡故因其欲中傷其实只為齊謀耳

欲免齊兵乃令楚割地說王〻挟詐如此

也田軫曰柰何使無東對曰韓馮之救魏之辭必不謂韓王曰馮以爲魏必曰馮將以秦韓之兵東却齊宋馮因摶三國之兵乘屈丐之獘南割於楚故地必盡得之矣張儀救魏之辭必不謂秦王曰儀以爲魏必曰儀且以秦韓之兵東距齊宋儀將摶三國之兵乘屈丐之獘南割於楚名存亡國實伐三川而歸此王業也謂陳軫公令楚王與韓氏地使秦制和謂秦王曰請與韓地而王以施三川韓氏之兵不用而得地於楚韓馮之東兵之辭且謂秦何曰秦兵不用而得三川伐楚韓以窘魏魏氏不敢東是孤齊也張儀之東兵之辭且謂何曰秦韓欲地

而兵有案聲威發於魏魏氏之欲不失齊楚者有資矣
魏氏轉秦韓爭事齊楚楚王欲而無與地公令秦韓之
兵不用而得地有一大德也秦韓之王劫於韓馮張儀
而東兵以徇服魏公常執左券以責於秦韓此其善於
公而惡張子多資矣十三年秦惠王卒二十三年與秦
擊敗楚於重丘二十四年秦使涇陽君質於齊二十五
年歸涇陽君于秦孟嘗君（田文之謚）薛文入秦即相秦文亡去二十
六年齊與韓魏共攻秦至函谷軍焉二十八年秦與韓
河外以和兵罷二十九年趙殺其主父齊佐趙滅中山
三十六年王爲東帝秦昭王爲西帝蘇代自燕來入齊

當從國策作勿庸稱

高云蘇代爲齊王句稱帝甚正且其詞更明快可觀

見於章華東門齊王曰嘻善子來秦使魏冄致帝子以
爲何如對曰王之問臣也卒而患之所從來微願王受
之而勿備稱也秦稱之天下安之王乃稱之無後也且
讓爭帝名無傷也秦稱之天下惡之王因勿稱以收天
下此大資也且天下立兩帝王以天下爲尊齊乎尊秦
乎王曰尊秦曰釋帝天下愛齊乎愛秦乎王曰愛齊而
憎秦曰兩帝立約伐趙孰與伐桀宋之利王曰伐桀宋
利對曰夫約鈞然與秦爲帝而天下獨尊秦而輕齊釋
帝則天下愛齊而憎秦伐趙不如伐桀宋之利故願王
明釋帝以收天下倍約賓秦無爭重而王以其間舉宋

夫有宋衛之陽地危有濟西趙之阿東國危有淮北楚之東國危有陶平陸梁門不開釋帝而貸之以伐桀宋之事國重而名尊燕楚所以形服天下莫敢不聽此湯武之舉也敬秦以爲名而後使天下憎之此所謂以卑爲尊者也願王孰慮之於是齊去帝復爲王秦亦去帝位三十八年伐宋秦昭王怒曰吾愛宋與愛新城陽晋同韓聶與吾友也而攻吾所愛何也蘇代爲齊謂秦王曰韓聶之攻宋所以爲王也齊彊輔之以宋楚魏必恐恐必西事秦是王不煩一兵不傷一士無事而割安邑也此韓聶之所禱於王也秦王曰吾患齊之難知一從

一衡其說何也對曰天下國令齊可知乎齊以攻宋其知事秦以萬乘之國自輔不西事秦則宋治不安中國白頭游敖之士皆積智欲離齊秦之交伏式結軼西馳者未有一人言善齊者也伏式結軼東馳者未有一人言善秦者也何則皆不欲齊秦之合也何晉楚之智而齊秦之愚也晉楚合必議齊秦齊秦合必圖晉楚請以此決事秦王曰諾（自齊湣王以後齊多難而太史公本戰國策詳次如畫）於是齊遂伐宋宋王出亡死於溫齊南割楚之淮北西侵三晉欲以并周室為天子泗上諸侯鄒魯之君皆稱臣諸侯恐懼三十九年秦來伐拔我列城九四十年燕秦楚三晉

高云湣王之亡以其强而為衆所疾頗与楚靈同一趣

合謀各出銳師以伐敗我濟西王解而郤齊之彊所以燕能合五國之師而東擊之以走齊王於莒燕將樂毅遂入臨淄盡取齊之寶藏器湣王出亡之衛衛君辟宮舍之稱臣而共具湣王不遜患難中猶以亢自悃衛人侵之湣王去走鄒魯有驕色鄒魯君弗內遂走莒楚使淖齒將兵救齊因相齊湣王淖齒遂殺湣王而與燕共分齊之侵地鹵器湣王之遇殺其子法章變名姓爲莒太史敫家庸太史敫女奇法章狀貌以爲非恒人憐而常竊衣食之而與私通焉淖齒既以去莒莒中人及齊亡臣相聚求湣王子欲立之法章懼其誅己也久之乃敢自言我湣王子也於是莒人共立

法章是爲襄王以保莒城而布告齊國中王已立在莒矣襄王既立立太史氏女爲王后是爲君王后生子建太史敫曰女不取媒因自嫁非吾種也汙吾世終身不覩君王后君王后賢不以不覩故失人子之禮襄王在莒五年田單以即墨攻破燕軍迎襄王於莒入臨菑齊故地盡復屬齊齊封田單爲安平君十四年秦擊我剛壽十九年襄王卒子建立王建立六年秦攻趙齊楚救之秦計曰齊楚救趙親則退兵不親遂攻之趙無食請粟於齊齊不聽周子曰不如聽之以退秦兵不聽則秦兵不卻是秦之計中而齊楚之計過也且趙之於齊楚扞

蔽也猶齒之有脣也脣亡則齒寒今日亡趙明日患及
齊楚且救趙之務宜若奉漏甕沃焦釜也夫救趙高義
也却秦兵顯名也義救亡國威却强秦之兵不務爲此
而務愛粟爲國計者過矣齊王弗聽周子之言甚確惜也君王后深入秦人之蹣卒不救趙而下系秦破趙於長平四十餘萬某年王建朝秦某年秦滅某國匕匕匕匕匕而某某年秦虜齊王建遷之共松柏之歌於今猶可纍欷而太息也悲夫秦破趙於長平四十餘萬遂
圍邯鄲十六年秦滅周君王后卒二十三年秦置東郡
二十八年王入朝秦秦王政置酒咸陽三十五年秦滅餌○秦○以○郤○五○國○之援
韓三十七年秦滅趙三十八年燕使荊軻刺秦王秦王
覺殺軻明年秦破燕燕王亡走遼東明年秦滅魏秦兵

次於歷下四十二年秦滅楚明年虜代王嘉滅燕王喜四十四年秦兵擊齊齊王聽相后勝計不戰以兵降秦秦虜王建遷之共遂滅齊爲郡天下一併於秦秦王政立號爲皇帝始君王后賢事秦謹與諸侯信齊亦東邊海上秦日夜攻三晉燕楚五國各自救於秦以故王建立四十餘年不受兵君王后死后勝相齊多受秦間金多使賓客入秦秦又多予金客皆爲反間勸王去從朝秦不修攻戰之備不助五國攻秦秦以故得滅五國五國已秦兵卒入臨淄民莫敢格者王建遂降遷於共故齊人怨王建不蚤與諸侯合從攻秦聽姦臣賓客以亡其國歌

追述齊亡本末

之曰松耶柏耶住建共者客耶疾建用客之不詳也
太史公曰蓋孔子晚而喜易易之爲術幽明遠矣非通人達才孰能注意焉故周太史之卦田敬仲完占至十世之後及完奔齊懿仲卜之亦云田乞及常所以比犯二君專齊國政非必事勢之漸然也蓋若遵厭兆祥云

田敬仲完世家終

左傳哀六年楚昭王曰再敗楚師不如死棄盟逃仇不如死三逃其死仇乎此文從本彼來

史記抄卷之二十五

陳涉世家

二人同起并為一傳○看此篇專在摹寫陳涉亂秦處

陳勝者陽城人也字涉吳廣者陽夏人也字叔陳涉少時嘗與人傭耕輟耕之壟上悵恨久之曰苟富貴無相忘傭者笑而應曰若為傭耕何富貴也陳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二世元年七月秦無道發閭左適戍漁陽九百人屯大澤鄉陳勝吳廣皆次當行為屯長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斬陳勝吳廣乃謀曰寫陳勝首亂處有生色今亡亦死舉大計亦死等死死國可乎陳勝曰天下苦秦久矣吾聞二世少子也不當立當立者乃公子扶

蘇扶蘇以數諫故上使外將兵今或聞無罪二世殺之百姓多聞其賢未知其死也項燕為楚將數有功愛士卒楚人憐之或以為死或以為亡今誠以吾衆詐自稱公子扶蘇項燕為天下唱宜多應者（此一句是陳涉一篇柱子）吳廣以為然乃行卜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事皆成有功然足下卜之鬼乎陳勝吳廣喜念鬼曰此教我先威衆耳乃丹書帛曰陳勝王置人所罾（音曾）魚腹中（草亂之初大率從此纔能傾動人耳）卒買魚烹食得魚腹中書固以怪之矣又間令吳廣之次近所旁叢祠中夜篝火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卒皆夜驚恐旦日卒中往往語皆指目陳勝吳廣素愛人士卒多為

五県名

用者將尉醉廣故數言欲亡忿恚尉令辱之以激怒其衆尉果笞廣尉劒挺廣起奪而殺尉陳勝佐之并殺兩尉召令徒屬曰公等遇雨皆已失期失期當斬藉第令毋斬而戍死者固十六七且壯士不死即已死即舉大名耳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徒屬皆曰敬受命乃詐稱公子應前扶蘇項燕從民欲也袒右稱大楚爲壇而盟祭以尉首陳勝自立爲將軍吳廣爲都尉攻大澤鄉收而攻蘄蘄下乃令符離人葛嬰將兵徇蘄以東攻銍酇苦柘譙皆下之行收兵比至陳車六七百乘騎千餘卒數萬人攻陳陳守令皆不在獨守丞與戰譙門中弗勝守丞死乃

入據陳數日號令召三老豪傑與皆來會計事三老豪傑皆曰將軍身被堅執銳伐無道誅暴秦復立楚國之社稷功宜為王陳涉乃立為王號為張楚當是時諸郡縣苦秦吏者皆刑其長吏殺之以應陳涉乃以吳叔為假王監諸將以西擊滎陽令陳人武臣張耳陳餘徇趙地令汝陰人鄧宗徇九江郡當此時楚兵數千人為聚者不可勝數葛嬰至東城立襄彊為楚王嬰後聞陳王已立因殺襄彊還報至陳陳王誅殺葛嬰陳王令魏人周市北徇魏地吳廣圍滎陽李由為三川守守滎陽吳叔弗能下陳王徵國之豪傑與計以上蔡人房君蔡賜

只為紀陳涉首亂故自此以下無章法脉絡

封邑名或曰官也

視日、視日時吉凶舉動之占也、

高云武臣徇趙，雖可借秦王自立，然其良楚懷王之所以不即為秦滅而帝公得以安然入關者，以章邯了渡河北擊趙而分其兵也，並則趙雖借陳王之名為犄角之功則大矣

為上柱國周文陳之賢人也嘗為項燕軍視日事春申君自言習兵陳王與之將軍印西擊行收兵至關車千乘卒數十萬至戲軍焉秦令少府章邯免酈山徒人奴產子悉發以擊楚大軍盡敗之周文敗走出關止次曹陽（曹水之陽）二三月章邯追敗之復走次澠池十餘日章邯擊大破之周文自剄軍遂不戰武臣到邯鄲自立為趙王陳餘為大將軍張耳召騷為左右丞相陳王怒捕繫武臣等家室欲誅之柱國（蔡賜）曰秦未亡而誅趙王將相家屬此生一秦也不如因而立之陳王乃遣使者賀趙而徙繫武臣等家屬宮中而封其子張敖為成都君趣趙兵亟

武臣後事見耳餘傳中

高云武臣據趙僭廣據燕河北之地遂盛章邯方感項梁未暇殲其餘孽而即度河擊趙又擢固有所不能沒也

韓廣後事見項羽紀中

入關趙王將相相與謀曰王王趙非楚意也楚已誅秦必加兵於趙計莫如毋西兵使使北徇燕地以自廣也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不敢制趙若楚不勝秦必重趙趙乘秦（楚）之弊可以得志於天下趙王以為然因不西兵而遣故上谷卒史韓廣將兵北徇燕地燕故貴人豪傑謂韓廣曰楚已立王趙又已立王燕雖小亦萬乘之國也願將軍立為燕王韓廣曰廣母在趙不可燕人曰趙方西憂秦南憂楚其力不能禁我且以楚之彊不敢害趙王將相之家趙獨安敢害將軍之家韓廣以為然乃自立為燕王居數月趙奉燕王母及家屬歸

之燕當此之時諸將之徇地者不可勝數周市北徇地至狄狄人田儋殺狄令自立爲齊王以齊反擊周市市軍散還至魏地欲立魏後故甯陵君咎爲魏王時咎在陳王所不得之魏魏地已定欲相與立周市爲魏王周市不肯使者五反陳王乃立甯陵君咎爲魏王遣之國周市卒爲相將軍田臧等相與謀曰周章軍已破矣秦兵旦暮至我圍滎陽城弗能下秦軍至必大敗不如少遺兵足以守滎陽悉精兵迎秦軍今假王驕不知兵權不可與計非誅之事恐敗因相與矯王令以誅吳叔陳涉兵無紀律若此獻其首於陳王陳王使使賜田臧楚令尹印使爲上將

田臧乃使諸將李歸等守滎陽城自以精兵西迎秦軍於敖倉與戰田臧死軍破章邯進兵擊李歸等滎陽下破之李歸等死陽城人鄧說將兵居郯章邯別將擊破之鄧說軍散走陳銍人伍徐將兵居許章邯擊破之伍徐軍皆散走陳陳王誅鄧說陳王初立時陵人秦嘉銍人董緤符離人朱雞石取慮人鄭布徐人丁疾等皆特起將兵圍東海守慶於郯陳王聞乃使武平君畔為將軍監郯下軍秦嘉不受命嘉自立為大司馬惡屬武平君告軍吏曰武平君年少不知兵事勿聽因矯以王命殺武平君畔章邯已破伍徐擊陳柱國房君死章邯又

下城父地名父音甫

軍士皆著青帛巾故曰蒼頭

綱目於莊賈稱弑夫君勝大盜君臣之義揭日月而已也

進兵擊陳西張賀軍陳王出監戰軍破張賀死臘月陳王之汝陰還至下城父其御莊賈殺以降秦陳勝葬碭謚曰隱王陳王故涓人將軍呂臣為倉頭軍起新陽攻陳下之殺莊賈復以陳為楚初陳王至陳令銍人宋留將兵定南陽入武關留已徇南陽聞陳王死南陽復為秦宋留不能入武關乃東至新蔡遇秦軍宋留以軍降秦秦傳留至咸陽車裂留以徇秦嘉等聞陳王軍破出走乃立景駒為楚王引兵之方與欲擊秦軍定陶下使公孫慶使齊王欲與并力俱進齊王曰聞陳不戰敗不知其死生楚安得不請而立王公孫慶曰齊王請楚而

不字疑是王字

王字當是不字

秦嘉呂臣後多俱見項羽紀中

鄱音婆、即鄱陽県也、于鄱為盜故曰婆盜

夥音禍、二字乃方言、嘆其物盛大而多之辞、沈沈宮室深邃之貌、

立王楚何故請齊而立王且楚首事當令於天下田儋
誅殺公孫慶秦左右校復攻陳下之呂將軍走收兵復
聚鄱盜當陽君黥布之兵相收復擊秦左右校破之青（地名）
波復以陳爲楚會項梁立懷王孫心爲楚王陳勝王凡
六月已爲王王陳其故人嘗與庸耕者聞之之陳扣軍（應前）
門曰吾欲見涉宮門令欲縛之自辯數乃置不肯爲通
陳王出遮道而呼涉陳王聞之乃召見載與俱歸入宮
見殿屋帷帳客曰夥頤涉之爲王沈沈者楚人謂多爲
夥故天下傳之夥涉爲王由陳涉始客出入愈益發舒
言陳王故情或說陳王曰客愚無知顓妄言輕威陳王

斬之諸陳王故人皆自引去由是無親陳王者陳王以朱房爲中正胡武爲司過主司羣臣諸將徇地至令之不是者繫而罪之以苛察爲忠其所不善者弗下吏輙自治之陳王信用之諸將以其故不親附此其所以敗也陳勝雖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將相竟亡秦由涉首事篇結穴也高祖時爲陳涉置守家三十家碭至今血食

褚先生曰地形險阻所以爲固也兵革刑法所以爲治也猶未足恃也夫先王以仁義爲本而以固塞文法爲枝葉豈不然哉

史公賛偶失褚先生引賈誼過秦論上篇補之

陳涉世家終

呂后紀專作主
吳寬曰即以主國紀年此春秋例

史記抄卷之二十六

齊悼惠王世家　漢書本此篇全文其敘七王虜廢興稍有次第而生色少不如史記

烟波可愛

齊悼惠王劉肥者高祖長庶男也其母外婦也曰曹氏高祖六年立肥爲齊王食七十城諸民能齊言者皆予齊王齊王孝惠帝兄也孝惠帝二年齊王入朝惠帝與齊王燕飲亢禮如家人呂太后怒且誅齊王齊王懼不得脫乃用其内史勳計獻城陽郡以爲魯元公主湯沐邑呂太后喜乃得辭就國悼惠王即位十三年以惠帝六年卒子襄立是爲哀王哀王元年孝惠帝崩呂太后

凌約言曰世敘齊世家而前後血脈御以朱虛侯貫之是亦一體

稱制（一篇領袖）天下事皆決於高后二年高后立其兄子酈侯呂台爲呂王割齊之濟南郡爲呂王奉邑哀王三年其弟章入宿衛於漢呂太后封爲朱虛侯以呂祿女妻之後四年（先為后張目）封章弟興居爲東牟侯皆宿衛長安中哀王八年高后割齊琅琊郡立營陵侯劉澤爲琅邪王其明年趙王友入朝幽死于邸三趙王皆廢高后立諸呂爲三王擅權用事朱虛侯年二十有氣力忿劉氏不得職嘗入侍高后燕飲高后令朱虛侯劉章爲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高后曰可酒酣章進飲歌舞已而曰請爲太后言耕田歌高后兒子畜之（待之如子也）笑曰顧而

父（指王肥）知田耳若生而爲王子安知田乎章曰臣知之太后曰試爲我言田章曰深耕穊（音冀）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鉏而去之呂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拔劍斬之而還報曰有亡酒一人臣謹行法斬之太后左右皆大驚業已許其軍法無以罪也因罷自是之後諸呂憚朱虛侯雖大臣皆依朱虛侯劉氏爲益彊其明年高（應前）后崩趙王呂祿爲上將軍呂王產爲相國皆居長安中聚兵以威大臣欲爲亂朱虛侯章以呂祿女爲婦知其謀乃使人陰出告其兄齊王欲令發兵西朱虛侯東牟侯爲內應以誅諸呂因立齊王爲帝齊王既聞此計乃

與其舅父駟鈞郎中令祝午中尉魏勃陰許發兵齊相召平聞之乃發卒衛王宮魏勃紿召平曰王欲發兵非有漢虎符驗也而相君圍王固善勃請為君將兵衛衛王召平信之乃使魏勃將兵圍王宮勃既將兵使圍相府召平曰嗟乎道家之言當斷不斷反受其亂乃是也遂自殺於是齊王以駟鈞為相魏勃為將軍祝午為內史悉發國中兵（齊王許琅邪王一着甚孟浪已而與大臣謀立代王為天子而齊遂不得立者以此）使祝午東詐琅邪王曰呂氏作亂齊王發兵欲西誅之齊王自以兒子年少不習兵革之事願舉國委大王大王自高帝將也習戰事齊王不敢離兵使臣請大王

幸之臨菑見齊王計事并將齊兵以西平關中之亂琅邪王信之以爲然西馳見齊王齊王與魏勃等因留琅邪王而使祝午盡發琅邪國而并將其兵琅邪王劉澤既見欺不得反國乃說齊王曰齊悼惠王高皇帝長子推本言之而大王高皇帝適長孫也當立今諸大臣狐疑未有所定而澤於劉氏最爲長年大臣固待澤決計今大王留臣無爲也不如使我入關計事齊王以爲然乃益具車送琅邪王琅邪王既行齊遂舉兵西攻呂國之濟南於是齊哀王遺諸侯王書曰高帝平定天下王諸子弟悼惠王於齊悼惠王薨惠帝使留侯張良立臣爲

書詞亦古而雅

齊王。惠帝崩。高后用事。春秋高。聽諸呂。擅廢高帝所立。又殺三趙王。滅梁燕趙。以王諸呂。分齊國爲四。忠臣進諫。上惑亂不聽。今高后崩。皇帝春秋富。未能治天下。固恃大臣諸將。今諸呂又擅自尊官。聚兵嚴威。劫列侯忠臣。矯制以令天下。宗廟所以危。今寡人率兵入誅不當爲王者。漢聞齊發兵而西。相國呂產乃遣大將軍灌嬰東擊之。灌嬰至滎陽。乃謀曰。諸呂將兵居關中。欲危劉氏而自立。我今破齊還報。是益呂氏資也。乃留兵屯滎陽。使使喻齊王及諸侯。與連和。以待呂氏之變而共誅之。齊王聞之。乃西取其故濟南郡。亦屯兵於齊西界以

凌約言曰叙誅諸呂曰首先曰於是乃得而末忽提太尉丞相其功之大小具見矣何等筆力

待約朱虛所以首斬呂産詳在傳 呂祿呂産欲作亂關中朱虛侯與太尉勃丞相平等誅之朱虛侯首先斬呂産於是太尉勃等乃得盡誅諸呂而琅邪王亦從齊至長安大臣議欲立齊王而琅邪王及大臣曰齊王母家駟鈞惡戾虎而冠者也方以呂氏故幾亂天下今又立齊王是欲復爲呂氏也代王母家薄氏君子長者且代王又親高帝子於今見在且最爲長以子則順以善人則大臣安於是大臣乃謀迎立代王而遣朱虛侯以誅呂氏事告齊結前案王令罷兵灌嬰在滎陽聞魏勃本教齊王反既誅呂氏罷齊兵自灌嬰在滎陽起至重於齊相止總只是詳魏勃始末非齊所以興亡之故也當删之使

使召責問魏勃勃曰失火之家豈暇先言大人而後救火乎因退立股戰而栗恐不能言者終無他語灌將軍熟視笑曰人謂魏勃勇妄庸人耳何能爲乎乃罷魏勃

魏勃父以善鼓琴見秦皇帝及魏勃少時欲求見齊相曹參家貧無以自通乃常獨早夜掃齊相舍人門外相舍人怪之以爲物而伺之得勃勃曰願見相君無因故爲子掃欲以求見於是舍人見勃曹參因以爲舍人一爲參御言事參以爲賢言之齊悼惠王悼惠王召見則拜爲内史始悼惠王得自置二千石及悼惠王卒而哀王立勃用事重於齊相王既罷兵歸而代王來立是爲孝

高云齊王大宗至此已絕其後支庶七王亦易起

文帝孝文帝元年盡以高后時所割齊之城陽琅邪濟南郡復與齊而徙琅邪王王燕益封朱虛侯東牟侯各二千戶是歲齊哀王卒太子側立是爲文王齊文王元年漢以齊之城陽郡立朱虛侯爲城陽王以齊濟北郡立東牟侯爲濟北王二年濟北王反漢誅殺之地入于漢後二年孝文帝盡封齊悼惠王子罷軍等七人皆爲列侯齊文王立十四年卒無子國除地入于漢後一歲孝文帝以所封悼惠王子分齊爲王齊孝王將閭以悼惠王子楊虛侯爲齊王故齊別郡盡以王悼惠王子子志爲濟北王子辟光爲濟南王子賢爲菑川王子卬爲

○此段只說以後逐一著興廢之易甚非悉心

此段是揔以下逐一著其屍之畧

膠西王子雄渠爲膠東王與城陽齊凡七王齊孝王十一年吳王濞楚王戊反興兵西告諸侯曰將誅漢賊臣鼂錯以安宗廟膠西膠東菑川濟南皆擅發兵應吳楚欲與齊齊孝王狐疑城守不聽三國兵共圍齊齊王使路中大夫告於天子天子復命路中大夫還告齊王善堅守吾兵今破吳楚矣路中大夫至三國兵圍臨菑數重無從入三國將劫與路中大夫盟曰若反言漢已破矣齊趣下三國不且見屠路中大夫既許之至城下望見齊王曰漢已發兵百萬使太尉周亞夫擊破吳楚方引兵救齊齊必堅守無下三國將誅路中大夫齊初圍

姓路爲中大夫

路中大夫有古烈士風

急陰與三國通謀約未定會聞路中大夫從漢來喜及（漢書無此三字）
其大臣乃復勸王毋下三國居無何漢將欒布平陽侯
等兵至齊擊破三國兵解齊圍已而復聞齊初與三國
有謀將欲移兵伐齊齊孝王懼乃飲藥自殺景帝聞之
以為齊首善以迫劫有謀非其罪也乃立孝王太子壽
為齊王是為懿王續齊後而膠西膠東濟南菑川王咸
誅滅地入于漢徙濟北王王菑川（又以七王提一行似複）齊懿王立二十二年
卒子次景立是為厲王齊厲王其母曰紀太后太后取
其弟紀氏女為厲王后王不愛紀氏女太后欲其家重
寵令其長女紀翁主入王宮正其後宮毋令得近王欲

令愛紀氏女王因與其姊翁主姦齊有宦者徐甲入事
漢皇太后皇太后有愛女曰脩成君脩成君非劉氏太
后憐之脩成君有女名娥太后欲嫁之於諸侯宦者甲
乃請使齊必令王上書請娥皇太后喜使甲之齊是時
齊人主父偃知甲之使齊以取后事亦因謂甲即事成
幸言偃女願得充王後宮甲既至齊風以此事紀太后
大怒曰王有后後宮具備且甲齊貧人急乃為宦者入
事漢無補益乃欲亂吾王家且主父偃何為者乃欲以
女充後宮徐甲大窮還報皇太后曰王已願尚娥然有
一害恐如燕王燕王者與其子昆弟姦新坐以死亡國

故以燕感太后太后曰無復言嫁女齊事事浸潯不得
聞於天子主父偃由此亦與齊有郤主父偃方幸於天
子用事因言齊臨菑十萬戶市租千金人衆殷富巨於
長安此非天子親弟愛子不得王此今齊王於親屬益
踈乃從容言呂太后時齊欲反吳楚時孝王幾爲亂今
聞齊王與其姊亂於是天子乃拜主父偃爲齊相且正
其事主父偃既至齊乃急治王後宮宦者爲王通於姊
翁主所者令其辭證皆引王王年少懼大罪爲吏所執
誅乃飲藥自殺絕無後是時趙王懼主父偃一出廢齊
恐其漸踈骨肉乃上書言偃受金及輕重之短天子亦

既因偃公孫弘言齊王以憂死毋後國入漢非誅偃無以塞天下之望遂誅偃齊厲王立五年死毋後國入於漢齊悼惠王後尚有二國城陽及菑川地比齊天子憐齊爲悼惠王冢園在郡割臨菑東環悼惠王冢園邑盡以予菑川以奉悼惠王祭祀以前齊始末已完以後復分注城陽王章齊地王與語志濟南王辟光菑川王賢膠西王卬膠東王雄七王興廢次第矣城陽景王章齊悼惠王子以朱虛侯與大臣共誅諸呂而章身首先斬相國呂王產於未央宮孝文帝既立益封章二千戶賜金千斤孝文帝二年以齊之城陽郡立章爲城陽王立二年卒子喜立是爲共王共王八年徙王淮南四年復還王

城陽凡三十三年卒子建延立是爲頃王頃王二十八年卒子義立是爲敬王敬王九年卒子武立是爲惠王惠王十一年卒子順立是爲荒王荒王四十六年卒子恢立是爲戴王戴王八年卒子景立至建始三年十五歲卒

復申

濟北王興居齊悼惠王子以東牟侯助大臣誅諸呂功少及文帝從代來興居曰請與太僕嬰入清宮廢少帝共與大臣尊立孝文帝孝文帝二年以齊之濟北郡立興居爲濟北王與城陽王俱立立二年反始大臣誅呂氏時朱虛侯功尤大許盡以趙地王朱虛侯盡以梁地王東牟侯及孝文帝立聞朱虛東牟之初欲立齊王

故絀其功朱虛東牟二侯有功王室安得以阨欲立齊之故絀其功是自起亂階也及二年王諸子乃割齊二郡以王章興居章興居自以失職奪功章死而興居聞匈奴大入漢漢多發兵使丞相灌嬰擊之文帝親幸太原以為天子自擊胡遂發兵反於濟北天子聞之罷丞相及行兵皆歸長安使棘蒲侯柴將軍擊破虜濟北王王自殺地入於漢為郡後十二年文帝十六年復以齊悼惠王子安都侯志為濟北王十一年吳楚反時志堅守不與諸侯合謀吳楚已平徙志王菑川濟南王辟光齊悼惠王子以勒侯孝文帝十六年為濟南王十一年與吳楚反漢擊破殺辟光以濟南為

郡地入於漢菑川王賢齊悼惠王子以武城侯文帝十六年爲菑川王十一年與吳楚反漢擊破殺賢天子因徙濟北王志王菑川志以齊悼惠王子以安都侯王濟北菑川王反毋後乃徙濟北王王菑川凡立三十五年卒謚爲懿王子建代立是爲靖王二十年卒子遺代立是爲頃王三十六年卒子終古立是爲思王二十八年卒子尚立是爲孝王五年卒子横立至建始三年十一歲卒膠西王卬齊悼惠王子以昌平侯文帝十六年爲膠西王十一年與吳楚反漢擊破殺卬地入於漢爲膠西郡膠東王雄渠齊悼惠王子以白石侯文帝十六年

爲膠東王十一年與吳楚反漢擊破殺雄渠地入於漢爲膠東郡

太史公曰諸侯大國無過齊悼惠王以海內初定子弟少激秦之無尺土封故大封同姓以填萬民之心及後分裂固其理也

齊悼惠王世家終

